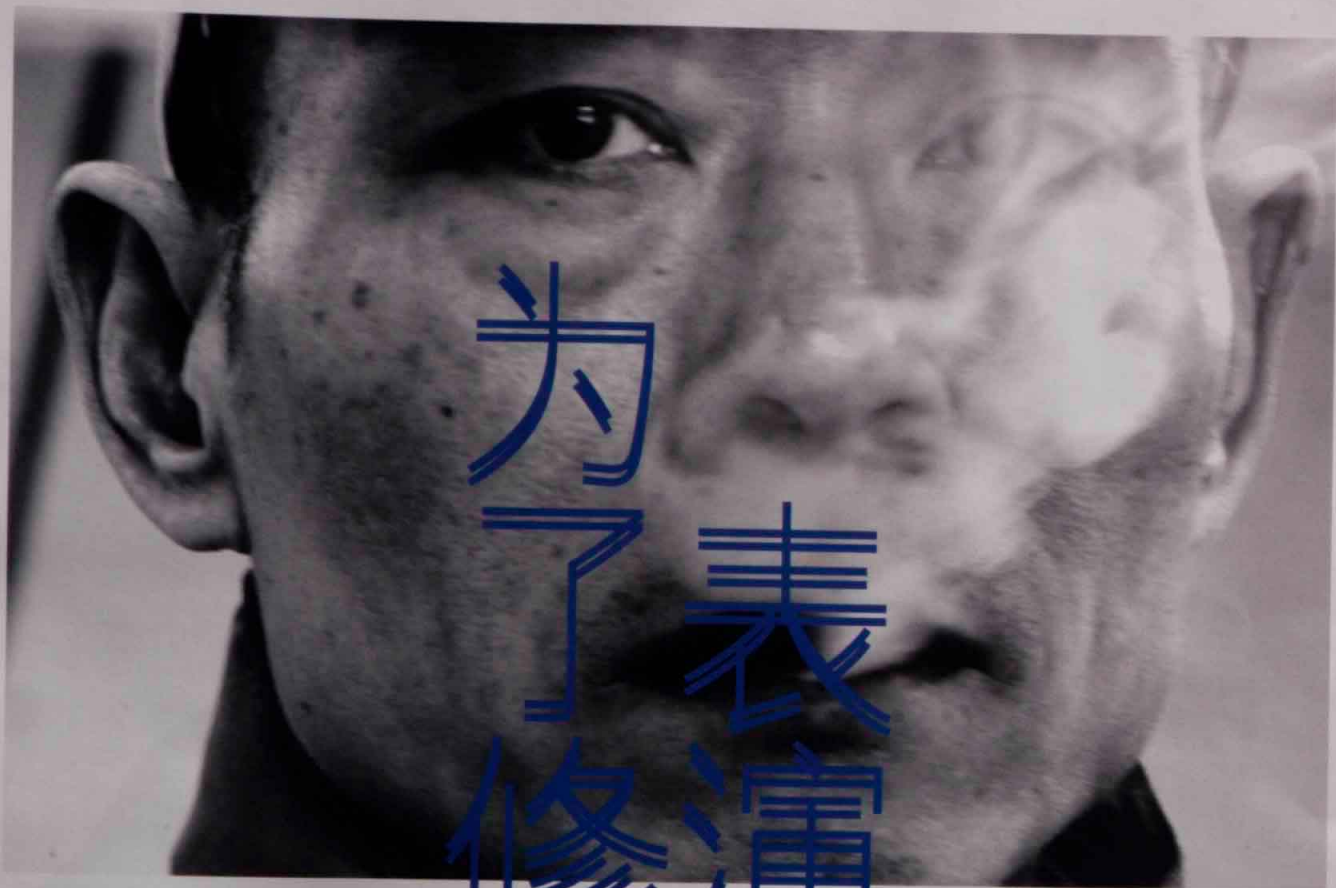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末 全球新闻财经生活资讯 BUSINESS 画报

2011年4月16日 改版第643期(1980年创刊)逢星期六出版

www.modernweekly.com

一报四册 新闻·财富·生活·城市 定价 RMB ¥5 HK \$10



为了表演 修道

摄影：黎不修
形象总监：Ting Ting Lin
采访/撰文：William Zhao
整理：冯婧怡
监制：Eka Yu

张洹，无疑是今天被西方世界最为熟知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。从国内到纽约，再回到国内……早年的《为无名山增高一米》（1995年）、《为鱼塘增高水位》（1997年）这些仍然带着浓厚中国式「愚公移山」的艺术表现方式，早成为那个时段的中国行为艺术的经典作品。1998年移居纽约后，他在西方艺术的混熬中思想理念开始有所变化，2000年的作品《家谱》明显的西方当代艺术手法介入到他的作品中。之后的《我的纽约》、《我的罗马》等系列手法更是不辨东西。

近年来的「香灰」作品系列，张洹不但抛弃了单纯的所谓东西方当代艺术表现方式，还从观众的眼球着手去看待艺术本身。他的作品远从观众看到作品前，就把他的行为艺术加到作品中。从各大寺庙收集回来的香客进香流下的「香灰」，也采集回来了「宗教」、「尘俗」、「红男绿女的祈望」、「人类的虔诚」、「神的虚无」、「我们的欲望」……再把种种元素做成雕塑和香灰画，这一行为艺术又变成直观的影像呈现给观众。无论雕塑和香灰画所塑造出的具体影像多么美好或者丑陋，作为媒体的香灰就已经扩展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力量。

MR. =《周末画报》

ZH = 张恒

最近有什么新项目的计划吗？

ZH

目前正在和上海一个艺术馆商谈有关9月份个展的事宜，但还没定下来。因为我还有个决定，可能在D'AVI的合作活动结束后，自我封杀2-3年，不再接触外部采访或宣传合作各方面。日本这次地震海啸的惨况让我触动很大，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了。与其在原地等待，不如租10辆大巴，带上我的100名员工，一起逃出去，开到哪儿就在那里实地创作。这是一种避难的行为，但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沉淀自己并把一些想法推到新的高度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观念艺术。

MR

创作中，与时尚界的联系有哪些？

ZH

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，一个与品牌合作的成熟时机。就像3年前，与Christian Dior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《迪奥与中国艺术家》展览。今年3月，在澳门Louis Vuitton艺术空间举办的《张恒·西风再渡》个展。当我听说Bertrand Arnault先生喜欢我的作品，把我说成近代最好的艺术家时，我很高兴但又不敢回应。在我的内心深处仍有一种喜新厌旧，做事不深，总是想寻求变化的天性。对我来说，触手时这类视觉之外的东西，会有更多挑战和探索的机会，这就很有趣。我期待不久后会有一场属于张恒的时装秀，我也有信心办这场

秀，就像当初执导歌剧一样。

MR

如何定义时尚？

ZH

时尚必须结合最原始的和最前沿的东西。当人类不断前进时，确切地说是往往回走，因为这种“前进”是被迫的，是有意识的后原始。人们把高科技材料应用于时装上，又希望起居住宅、生存环境以最简单、朴素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前几天，我去一个村庄考察，占地5万亩。我想在那里把濒临消亡的文化，传统手工艺汇集、重新研究。找到最新的高科技，将两者融合在这个村庄里，达到真正的经典、时尚。

MR

回国后为何想到用香灰画创作肖像或旧照片？我们知道，从寺庙采集回来的香灰，有一份祈福和沟通在里面。香灰画除了是一幅画，本身还有不少观念和行为艺术在背后。那当年你是怎样开始行为艺术的？

ZH

1990年代，提到当代艺术，人们会说《为无名山增加一米》这个作品，甚至说到后面，我们很多作品都快被放进教科书了。我还记得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郑州大学教美术史。校运动会上，有一个70岁的老教授领着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走向主席台，那种感觉很伤感。我当时就想，大学老师不适合我了，我的一生不能这样。随后，我设法联系其他学校进修。当初的目标是去首都深造，那里历史文化都相对集中。最后终于考进中央美术学院第5届研修班。但同时也发现，在这样高手如云的环境下，我实在在

途渺茫。我是来自河南大学美术系的，在全国河南大学不算入流，在我们那最好的老师就是2位毕业于广州美院的。我在大学里学的视野、观念、基础在中央美院里是最差的，这让我几乎陷入绝境。我得另找门路，起码先让人开始注意你。



MR

印象中在1990年代能被称为艺术的只有画画，你怎么会直接穿越录像、摄影，去做行为艺术？又是如何得知行为艺术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？

ZH

大约在1992年，我去中央美院图书馆借书时，看到了一本关于1980年代生活在纽约的华人艺术家，黄某某，很抱歉名字实在记不清了。但我记得很清楚，他总是穿着中山装出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，并和当时的Richard等人玩在一起。之后，在1990年代初还看到了一本与西方艺术大师对话的翻译本，书中介绍到谢德庆、克里斯·伯德。这些和我们古代的岳母刺字、悬梁刺股，都有共通点，关键是如何把两者结合。平时，我只听西方

的摇滚乐和东方的佛教乐。它们给了我生活的希望或者说颠覆精神。在我绝望时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支柱。我也受到纽约回来的一些艺术家影响，像艾未未，他就告诉我，「你的生活就是创作，把更多的视角放到生存环境上，让表达自己变成一种艺术」。

MR

1990年代初期，别说行为艺术，色情片都没有。而且传统来说中国人对展露身体都保持着害羞和抗拒的态度，你是怎么过自己这关的，让身体暴露在大众面前？

ZH

中国固有的传统非常保守，像中国的建筑物一样，堡垒防御性的。女性对身体都是能裹则裹，在她们意识中，露是不雅，是存在道德问题的。但我而言，身体是所有媒介里最美最自然的，为什么不把美的东西展现出来？尤其当身体和自然发生某些关系时，那就更美了。

MR

去纽约之前，你对身体的迷恋已经一发不可收了。

ZH

我一直说，理解身体是表现艺术的最佳方法。为什么裸体？那又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身体看得那么私密？为什么晚上就可以1个人，2个人或5个人在床上玩？这样的场景不能移到山上、水上？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这都是很美的。

MR

当初怎么会想做《为无名山增加一米》？

ZH

最初的构想不是这样的，起初我准备了一个OGREX800E的铁箱子，在两边凿了呼吸孔。计划把铁箱搬上无名山顶，待在里面20个小时，从太阳初升到第二天太阳落山。前一天，我在北京朋友空置的客厅中，打算先演练一次。没想到刚躺进去，盖顶就合上了。当时，我怕极了，但拼命安慰自己别慌，大不了晃动物子，把自己倒出来。但这是铁箱，任凭我用完蛮力，依然纹丝未动。我开始恐惧，我想我会死在里面。好在他们家是落地窗，我透过呼吸孔可以看到街上的人。我拼命喊，终于有个阿姨听见并救了我。当盖顶打开的一瞬间，我冲到院子里，这是对生命的体验，我感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哪怕做一生的乞丐，只要能活着能够呼吸，有自由那就好。这是一次深刻的体验，比以往我对死亡、生存做的任何一次作品都深。并且，我再也不想看到铁箱子，它是坟墓，我讨厌这种玩命的做法。于是，《为无名山增加一米》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，还是在山头，我和朋友全裸叠在一起。

MR

搬到纽约后，你还是很注重行为艺术。并且更多地用全裸来表达，这是纽约对你的改变吗？

ZH

初到纽约那会，我是没有根基的。我所熟悉的国家、土地、文化都不见了，那里和我完全没关系，总之一切都不自在。但慢慢地，我调整了状态，作为全球性的艺术家，我身上的东西没变，我就是中心。在罗马、澳洲等地，我一直做一些与当地入结合的作品，让local+global。



Louis Vuitton 棕色皮製風衣; MOA 棉絨帽; Prada 灰色長褲; 休閒鞋

MM
相比在中国，你在国外全裸的行为似乎更频繁了？

ZH
除了在罗马，我用一块「后原始」的遮羞布挡住。其他时候，几乎都是全裸。我很奇怪，像罗马这样历史悠久的地方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典雕塑，在国家美术馆收藏的都是古典文化，却那么保守。要知道，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，如果要找行为艺术的志愿者是比较容易的。早前，在西雅图美术馆开个展时，一位大学教授帮我在报纸上刊登了寻找志愿者的消息，当天就来了六十几个人，包括孕妇，他们都很高兴，对身体的展现也很自在。在

这些地方，有自然主义协会。最大的区别可能是，在北京表演时我是个体，在美国行为

艺术是群体，你可以和当地的文化交流。那么我们国家呢？孔子去哪了？这可能是下次展览的主题。

MM
你的这些行为艺术为什么后来突然消失了？

ZH
2005年我在一年内做了4个展览。罗马、波士顿美术馆，还有瑞士的伯尔尼美术馆等，整个过程太累了，并且我发现了重复的痕迹。这样下去是不会有突

破的，我必须停下来。所谓停下不做，其实我也有些矛盾，毕竟刚开始做行为艺术不久，怎么就结束了。我还想等最权威的美术馆邀请我去个展览。

MM
行为艺术除裸体外，有点痛苦的感觉。就像在身上涂满油或蜂蜜、躲进铁箱、身上挂牛肉、被面包扔等等，类似自我摧残的感觉。

ZH
我不把行为艺术理解为摧残，这应该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和自然环境的体验。类似中国的高人通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桶里不进食，面壁六七年。这和西方某些艺术家自我摧残是两个概

念，我们不会用刀在身上刻划或整形。我的艺术是一种修行悟道的概念，它们很美，不会令人恶心，否则「Bad Girl」也不会学我在身上挂牛肉了。

前几天我给村上隆写了封信，告诉他如果要帮助的话，可以逃到中国来。他告诉我这次地震后，日本情况真的很糟糕。真的，有世界末日的感觉。地震发生前不久，我的朋友还和高人去日本进行了宇宙能量的训练，没想到那么快就要去找安生的地方了。为地球还债的时候到了，地球就像气球，这边压了那边肯定要爆炸。它是个系统的东西，好比如果你把某部分身体器官取出后，肯定会有些问题。



“我的罗马”2005年，表演，罗马卡比多里尼博物馆



“我的纽约”2002年，表演，纽约惠特尼美术馆